甘孜日报
康巴周末
康巴文学
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宋雪琴

散文版精选

平日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家:早晨,我送女儿上学后,父亲一个人在家拖拖地板,把家里的桌柜门窗擦得干干净净;中午,女儿在学校老师家吃饭;下午,我下班时顺带去把女儿接回家。父亲身体健康,特爱整洁,每餐都要喝一小杯红薯土酒,他炒的菜也挺好吃。在此后的近三年里,日子就这样淡淡地过去。

春天的花儿是不同的,它们开着,在夜里似乎更精神一些。今天清晨,我看见那些海棠,依然开得很热闹。海棠含露,那样点点红尘的热闹里,便有了露的清凉与清淡。苏轼在《海棠》诗中说: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想想,苏轼的担心还是有些多余的。

记忆中的故乡小镇有着素描线条般的痕迹:青瓦土墙、青石板路、树以及熟悉和陌生的面孔……今年春节,我重返久别的故乡,小镇充盈着喜庆的光彩和浓郁的气氛:又窄又短的街道张灯结彩,不少人家在办宴酒席,人声鼎沸,鞭炮声此起彼伏,年味十足。

我会在大石包上休息,细数外墙上粘着的牛粪饼,接着推开黑色的木门冲上二楼。您必定会盘腿坐在火塘边等着我,见我进门,您便拿出几个烤土豆或是一碗热牛奶,我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向您汇报外墙上有多少个牛粪饼。

花会再开

◎章铜胜

今年,沿江江南早春的天气偏冷,原本该在早春开的花儿,大多延迟了花期。到了清明时节,气温突然间就升了起来,那些悠然的花儿,此刻也乱了方寸,一阵风似地全开了。整个春天就显得比往年格外的热闹些,真的就有了辛弃疾在《汉宫春·立春日》一词中所说的那样,这个春天便有着“却笑东风,从此便薰梅染柳,更没些闲”的慌张模样了。

我是不太喜欢这样一个慌张而又短暂的春天的,大概是已经习惯了那些春日的花次第开放的连绵,习惯了在一朵朵花上盛开着的岁月悠然的样子。从情感上来说,我更希望春天是一个漫长的季节,希望她缓缓地来,迟迟地归,让我们有时间、有心情,去品味春日花开的种种美好。

花开陌上的春天,总是安静而又美好的。我希望在早春的一抹残雪里,看见湖边一枝梅花疏影横斜的浅淡,墨干虬枝,染点点梅开,绿萼,或是红梅都好;在一场寒意泠泠的春雨中,看见一株白花,或是紫花辛夷翩若惊鸿的一树花影,看见一抹烟村的屋脊之间,团团杏花,涂抹灿若云霞的一片绯红;在一阵和暖的春风里,看见村外的那片桃花林,看见桃林间桃花片片御风而舞的自然和随意,也看见桃花覆蹊的花落成阵,不见桃花也好,见了桃花也罢,谁又会在意这些呢。看见花开时,也会看见花落。

早晨去公园慢跑,一半是为锻炼身体,一半是为看看公园里的草木。从清晨的一点亮光里,看见植物刚醒时的样子,再到一缕阳光穿透树影,洒在眼前的地上,一阵清风穿林而过,留下些微的声响,那些植物,在阳光和风声里,似乎也精神了一些,我也一步步地跑进了沿路花开的阳光里。

在熹微的晨光里,我看见香樟的叶子耷拉下垂着,没有半点精神,仿佛是在打着盹儿的。而春天的花儿是不同的,它们开着,在夜里似乎更精神一些。今天清晨,我看见那些海棠,依然开得很热闹。海棠含露,那样点点红尘的热闹里,便有了露的清凉与清淡。

昨夜落下的海棠花瓣,已经被人扫拢了,堆在路旁。在路的两边,一路跑过来,看见一堆堆的海棠花瓣,心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。路两边,一树树的海棠依然开着,花纷纷,叶葳蕤,依旧热闹。突然间,就喜欢起海棠来了。张爱玲恨海棠无香,但看着海棠的花开花落,我却无法生出半点的恨意来。

在海棠花开之前,梨花开过,李花开过,桃花开过,樱花也开过了,开过的花,已经落了;在海棠花开之后,还有牡丹、芍药、紫藤,还有那么多的花要开。春天的花,真是太多了。海棠花开,不是一场花事的开始,海棠花落,也不是一场花事的结束。也许,世间的花开花落,本没有开始和结束。我们盼着花开,花开了,花也落了,可我们依然会固执地盼望着下一次的花开。

海棠的花,边开边落。就像是每天清晨,在我慢跑的路上,总会看到有的花正在开,有的花已经开始落了一样,久了,便见惯了那一路的花开花落,也就不以此为意了,到了海棠花开,也就有了一颗平常心。知道花开,花也会落。

在海棠花开花落时,紫藤也挂起了一串串紫色的蓓蕾。一串串的粉紫,那样新,那样嫩,仿佛和逝去的春光没有任何关联。串串紫藤挂起的,是一串串簇新的春光,耀眼而又鲜明。

看见将要开花的紫藤,心里忽生了一点怕意,怕见花开。就像前几天,发现我家阳台上的几盆牡丹开了,粉红、深紫,花形硕大,花色妍丽,好生欢喜。妻拍了视频,放给父母看,他们看见牡丹花开,那样开心。昨天,在阳台上,看到紫红的花瓣,落了,粉红的花瓣,已经淡成了浅浅的白,心里突然就有些怕了,怕父母会问起那些牡丹的花开。

时到暮春,心里突然就有了辛弃疾所说的:“生怕见花开花落,朝来塞雁先还”的怕。怕见花开,还是会见,索性就不怕了吧。见了花开,再见花落又何妨,假以时日,花还会再开。

雪花

【第2310期】

归根

◎黄孝纪

从一楼到八楼,一共130余级踏步,每上几步,父亲就要扶着铁栏杆歇歇。有时,他会气喘嘘嘘地告诉我:“这双脚实在拖不动了。”

2001年母亲去世以后,80多岁高龄的父亲就很少去乡下居住了,一则我们不放心,再则刚上小学的女儿佳儿跟她爷爷特别亲热,而父亲也特别疼爱这个唯一的孙女。因此,父亲便一直随我们居住在县城河边八楼我的家里。有时,父亲特别想乡下了,就会以商量的口吻跟我说:“清河啊,我想去村里看看,过两天就回来。”要是我答应了,父亲就会显得特别高兴,满脸笑容。要是我说:“回去干吗呢?那么远,您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。”父亲的脸色便会暗淡下去,或者站在客厅的窗前,默默凝望着远空。

翌年妻子意外怀孕,身孕渐显时,借口外出打工,到她二姐家居住,距离县城有四十公里。这样,平日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家:早晨,我送女儿上学后,父亲一个人在家拖拖地板,把家里的桌柜门窗擦得干干净净;中午,女儿在学校老师家吃饭;下午,我下班时顺带去把女儿接回家。父亲身体健康,特爱整洁,每餐都要喝一小杯红薯土酒,他炒的菜也挺好吃。在此后的近三年里,日子就这样淡淡地过去。

2005年,父亲92岁,尽管身体依然健朗,但他的腰佝偻了许多,像一株熟透了的稻子,而且头发也益发稀少。端午节的时候,尽管儿子奎儿已经两岁多了,因为单位上依然有人不断举报,妻子和儿子仍旧没有回家。那时,我已经着手想把这套单位分配房卖了,另买房子居住,以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得以全家团聚。偶尔我扶着父亲从楼下上来,他嘘嘘地喘着粗气愈见吃力:“这双脚一点力气都没有了,怕是日子不久了。”这也让他更加想念乡下的老屋,甚至考虑身后事:“以后我如果不行了,就赶紧把我送到村里去。”我知道,父亲是想叶落归根,他在担心家乡的风俗:客死村外的人,棺材不允许进村,更不能摆放在村前的朝门里。每当这时,我就宽慰父亲,让他放心,我说三个姐姐也都在县城里居住,而且大姐又是医生,没事的。

端午节过后十天,农历五月十五,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。同往日一样,我给父亲买来包子早点后,就送女儿去上学,然后再到单位上班。

中午下班回家的时候,雨渐渐停了。我打开门,叫了一声“爹”,不见回应。我朝客厅里瞧了一眼,也没见父亲。我正要往餐厅里去,扭头朝洗手间一看,不得了啊,父亲摊坐在地,背靠门框,耷拉着头,满地是血!我哭嚎着叫了一声:“爹,您怎么了?”父亲已经没有了声息。

我迅速关上门,冷静了下来,我不想让同住一幢楼的单位上的其他人知道。我从地上抱起父亲轻轻放在他的床上,父亲就像睡着了一样,十分安详。思索片刻,我打电话告诉了三个姐姐和姐夫,他们马上赶了过来。大姐说,父亲应该是大脑血管破裂,血液从鼻孔里喷射出来,无法止住,即便当时发现送往医院也没办法了。在清理的时候,我发现,拖把靠在客厅的窗台上,包子早点还摆在茶几上,父亲瘫坐的地上有几团小手纸,上面有血迹。我推测,父亲可能就在我送女儿上学不久就发生了意外,他在拖地板时,突然鼻孔出血,他想用纸团把鼻孔出血止住,后来血液不停喷射,他就来到洗手间,靠着门坐着,听天由命。父亲啊,每忆及此,我心揪痛。我能想象,此刻您是多么盼望能有亲人出现啊!原谅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女吧,父亲。

女儿放学回家的时候,看到爷爷永远地睡着了。她握着爷爷的手,泪流满面。

我这时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赶紧设法让父亲回到乡下老家,又不让单位上的人和村里人知道真相,而且还要编一个恰当的理由。

夜色渐渐降临,天上又在下毛毛雨了。我把单位上我平日用的轿车开到了楼下大门口,大姐也拿来了打吊瓶用的整套药具。当住宅楼各家都关门吃饭的时候,我和大姐姐夫们把父亲迅速背下了楼坐进车里。另外留下我的二姐和三姐在我家照顾我的女儿。

“爹爹,我们回家吧。”我一路小心驾驶,父亲坐在后座中间,姐姐姐夫紧紧把父亲抱在怀里。一路上,雨越下越大,我们都默默无语。

一个多小时后,终于看到我们村子了,村里不少人家还灯火通明。我看看时间,晚上九点多了。为了不引起村人的注意,我把车子在离村子大约一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,村里已经基本上都熄灯了,我重新发动了汽车。

在经过我家油茶山前的时候,汽车突然打滑,不能前行,我顿时焦急起来。大姐说,是不是父亲也想跟母亲一起葬在我们油茶山上,可能是母亲来接他了。我冒雨下车一看,路上淤泥很深,我用手把泥土挖开,捡来一些碎石头垫上,姐夫们也下车来推,我加大油门,迅速通过了打滑处。

在村对面停了车,我们打着手电冒雨把父亲背着往屋里走去。“爹爹,我们到家了。”当我们打开家门,几乎就在我们一起说出这句话时,奇迹出现了,原本全身僵硬的父亲突然瘫软了下来。

我们打开电灯,把父亲放在床上,一面在堂屋里点上纸钱。这时,大姐突然又有了惊人发现,父亲竟然又恢复了脉搏。我仔细把了父亲的脉,绵延而纤细。

然后,大姐把吊瓶挂在床边的墙上,做出抢救的样子。我连夜去村里通报我的堂兄,我说,父亲晚上还好好的在喝酒,突然晕倒了,我们赶紧把他送来老家,已经不省人事快不行了。

第二天,村里陆续来了很多人来看父亲,我又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跟堂兄说过的话。他们把把父亲的脉后,有人说脉象还很雄,说不定还能回转过来。我们张罗着父亲的后事,到下午的时候,父亲的脉象最终消失了,亲人一片痛哭声。我也遵照村里的风俗,在喇叭和铜锣声里,披麻戴孝来到村前的老井买水,给父亲最后一次洗身。

几天后出殡,父亲的棺材按古老的风俗停放在村前的朝门里,在举行祭奠仪式后,我们这些子嗣亲属一路跪拜,把父亲送到了我家的油茶山上,葬在我母亲的坟墓旁。

当安葬妥当,我们抱着父亲的遗像回到老屋,供上神台时,原本晴朗的天空,突然下起了大雨。雨哗哗地下着,一如我沉痛的泪。

踏青图。苗青 摄

奶奶的絮叨

◎刘娅灵

记忆中的故乡小镇有着素描线条般的痕迹:青瓦土墙、青石板路、树以及熟悉又陌生的面孔……今年春节,我重返久别的故乡,小镇充盈着喜庆的光彩和浓郁的气氛:又窄又短的街道张灯结彩,不少人家在办宴酒席,人声鼎沸,鞭炮声此起彼伏,年味十足。

新春佳节又逢奶奶高寿宴会,亲戚朋友,街坊邻居,甚至我们从未谋面的奶奶的侄儿们都来了。小镇上的老屋原本就不宽敞,大家来来往往,欢声笑语,说着吉祥话,很是热闹。昔日小镇穷困旧貌早已荡然无存,旧俗却依然流传了下来。按照当地习俗,奶奶胸前挂着一朵棉布做的大红花,坐在大堂中央的太师椅上。岁月在奶奶脸上刻下了道道慈祥温暖的皱纹,她看着家长里短、嘻哈追逐的邻里亲人们,有些浑浊的目光宛如一览无余的平静湖水。

我牵着孩子来到奶奶跟前,凑到她耳边,大声说了几句祝福的吉祥话。奶奶咧着嘴笑着点点头,她拉起孩子的手,轻言细语地说:“娃儿,你要好好吃饭,好好读书,现在的生活好。我们小时候,那还是解放前了,衣服满是补丁,肚子老是饿着.....”显然,三四岁的小毛孩对奶奶讲的陈年旧事并不感兴趣。她挣脱奶奶的手,欢呼着奔去抢舅舅手里的风车。爸爸在一旁有些埋怨地说:“大好的日子,说啥子糊涂话嘛!”奶奶似乎并不在意,她顺着孩子跑出去的方向收回目光,垂下双手,继续端坐着。

我蹲下身子握住奶奶的手,说:“奶奶,您老人家多好啊!身体好,心情好,又长寿,没事要多出去走走哦!”话一出口就觉得是在宽慰自己疏于陪伴的内疚。奶奶细听着,接着拍了拍我的手,蠕了蠕嘴唇说:“是的,我的好福气是你们给的,吃穿都不心焦,只是.....”她顿了一下,空空洞洞的眼神望向远处说:“有时候找不到说话的人.....”奶奶的神情像是在说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,又像是小孩在向家长诉说着非分的要求。

听了奶奶的话,我不禁脸红了起来。是啊,正向奶奶这方走来的伯伯都一头花白头发了,走路也颤颤巍巍的。岁月易逝,人生短暂,许多曾经熟悉的亲人都已经去世了,奶奶虽然高寿,可视力、听力以及腿脚都大不如从前。这场和岁月的持久战,我真的不知道奶奶还能坚持多久。

午饭后,亲戚邻居们打牌的打牌,逛街的逛街,满满一大院子的人一炷香不到的功夫,走得只剩下一地花花绿绿的糖纸和骨头饭渣,就如同几千响的鞭炮,噼里啪啦一阵喧哗热闹,留下满地比远山空谷还寂寥的碎屑。

我开车载着奶奶和孩子去附近的公园转转。我一边搀扶奶奶缓慢地走,一边看护蹦蹦跳跳的孩子,简直有些手忙脚乱、分身不暇。尽管如此,还是完成了这几年来都未能如愿的郊游计划,身心竟也轻快,真真地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。

奶奶慢腾腾地踱着步子,饶有兴致地说起了年轻时的苦难生活。在我幼时也偶尔听奶奶说起,那会儿总觉得奶奶老糊涂了,净说些比天边还要遥远的无聊往事。少不更事的我又怎知几岁就没了娘的奶奶,是怎么在缺少关爱、缺衣少食的环境下长大?又怎知三十多岁便守了寡的奶奶,是如何拖着四个孩子,走过了吃树皮草根,咽糠菜的饥荒年代呢?是如何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,给伯伯、大姨谈好了人家,风光地办了嫁娶的终身大事?又是在怎样的侧目中,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刘家改嫁到蒋家,帮二爷爷撑起另一个家的呢?

无论是父亲半年前就开始筹备的寿宴,还是孙儿们孝敬的衣服、补品,在历尽90年跌宕起伏的奶奶眼中,都不算稀奇吧。或许,热闹喧哗只是我们的心安理得,从来就不是她的满心期待。

奶奶嗫嚅着一直念叨的那句话,孙儿记下了,眼下马上就到清明了,正是踏春的好时节,我们三代人再出去晒晒太阳、散散步,让蜜窝里长大的孩子也听听您絮叨。

我的阿尼阿西

◎降央曲初

1

昨晚又梦见老房子,梦见了您。依旧是那样的梦境,在暗黑的老房子里我蹲在火塘边玩耍,您盘腿坐在皮垫上闭目诵经……

您离开我已经快二十年了,家人如今不再伤感却依旧怀念。母亲总会说您是最称职的父亲,并不厌其烦地讲那些年阿西在乡下上班,您抚养她们五姊妹时,细心体贴却又异常严厉。打记事起您给我的印象总是慈眉善目,不喜言语。

小时候,每到周末我都会去子洛村老房子,因为可以躲开父亲的严厉、母亲的絮叨而随心随性地疯耍。子洛村在县城不远处的沟壑里,每个周末顺着蜿蜒曲折的小路,闻着清晨煨桑余下的清香攀爬到村子的最高处便可见老房子。老房子的门前是一块不大的草坪,上面稀稀落落立着些大石包。我会在大石包上休息,细数外墙上粘着的牛粪饼,接着推开黑色的木门冲上二楼。您必定会盘腿坐在火塘边等着我,见我进门,您便拿出几个烤土豆或是一碗热牛奶,我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向您汇报外墙上有多少个牛粪饼。接着您会安排我做很多我乐意完成的事,比如给您的老式手表上发条、用筛子筛好鼻烟后装进鼻烟壶、和您去背水……

您做的午饭永远是那几道不算可口但也不难吃的菜肴。阿西我们仨围着火塘吃饭,我坐不惯皮垫,您就专门给我做了一个小凳子。

吃过午饭,我们俩会一同出门,您去县城和老朋友打纸牌,我就去找村里的同伴玩。每天下午的牌局,是您雷打不动的习惯。现在想想,真佩服您和您的老伙计们,日复一日坚持每天徒步几公里。晚上,在灰暗的灯光下,火塘里的牛粪饼冒着时有时无的火星。我躺在您怀里听您讲阿克登巴的故事,看您鼓捣那台木壳收音机,等待它传出美妙的旋律……

老房子里有太多关于您的美好回忆,直到现在,每每提到老房子我都会特别的想您。会觉得遗憾,遗憾您没有看着我念完大学走上工作岗位,遗憾您没有看着我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,遗憾没有在您的有生之年让我好好孝敬您。

阿尼(爷爷),许是您已转世为人,就在我身边呢。只是尘世如梦境,您我又错过了在轮回中相认。是我已认不出您,还是您忘记了我?

2

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,寒风凛冽,您独自一人坐在墙角看着红日缓缓朝着那片贫瘠的山头而去,身上那件已褪成浅棕色藏袍上残存的阳光被寒风一扫而过,您终于打垮了佯装几日的坚强。您失声痛哭,伤心于长辈们安排的这桩违背您心意的婚事,伤心于自己的委屈求全,伤心您还未睁眼看看这世间便撒手人寰的孩子。泪水从您惨白的脸颊滑落,滴在地上迅速被灰尘掩埋。显然,一人的无常于这世间就如那一滴泪水落在这天地般不值一提。哭累了,您思绪良久做了一件影响一生的决定——响应动员去康定参加学习。

冬暮拂晓的星星在夜空闪烁,散落在沟壑里的村庄寂静无声,您悄悄下楼披上牛皮褂子、背上干粮头也不回的走出了村庄。此时的您决绝地如同划过天空的流星,那么迫切的想要挣脱束缚。

历时一个多月,您和同伴从高山牧场到河谷人家,从晨曦到夜幕,藏靴磨破了几次又缝补了几次已不记得。您终于穿着破烂不堪的牛皮褂子到了康定,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汽车、电灯。学习汉语、练习写字、算数,新奇的一切让您忘记了一路艰辛。尽管学业结束时您讲的汉语还是那么生硬,会写的字也寥寥无几。但那段岁月,让您彻底重生。回头看看,您庆幸那时所做的决定,开始理解家人的不得已,也慢慢承认其实从离开的那天起便一直眷恋着那片土地。回去的路程因为思念的心情变得轻松,因为每踏出一步离家便更近了一步。

回来了,母亲没有责骂,因为亏欠她同意您和一个大队会计成婚。婚后第一个孩子出生,那时稻城还没解放,您背着孩子心惊胆战的在一个个夜晚走村串户做工作,生怕背上的孩子突然啼哭而惊动土匪。后来解放了,您被分配到供销社,陆陆续续又生养了四个子女,爱人被精简回村务农,您因为工作东奔西走,无暇顾及子女。子女们渐渐长大各自成家,一个个孙儿接着出生。再后来,老伴在一个夏天离您而去。孤寂的您,还是固执地守着那个叫子洛的小山村。

快一年没和您见面了,我打去电话问候,闲聊几句后表达,这两天特别想您,您在电话里大笑,我猜想您定是边大笑边流着泪,因为脾气秉性像极了您的我已经在电话这头哭成了泪人,还要迎合的笑着。

不擅表达感情的我,是有多想念了才会说出那句我,想您了阿西(婆婆)……